

GONGAN QIANYAN ZUOJIA JISHI WENXUE ZUOPIN XILIE

公安前沿作家纪实文学作品系列

死于杀

自

马彦坤
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公安前沿作家纪实文学作品系列

死于自杀

马彦坤 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于自杀/马彦坤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07. 7

(公安前沿作家纪实作品系列)

ISBN 978 - 7 - 81109 - 755 - 9

I. 死… II. 马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0332 号

死于自杀

SIYU ZISHA

马彦坤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次

印 张: 24.75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31 千字

ISBN 978 - 7 - 81109 - 755 - 9/I · 028

定 价: 36.00 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8390325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E-mail: cpep@public.bta.net.cn

www.phcpps.com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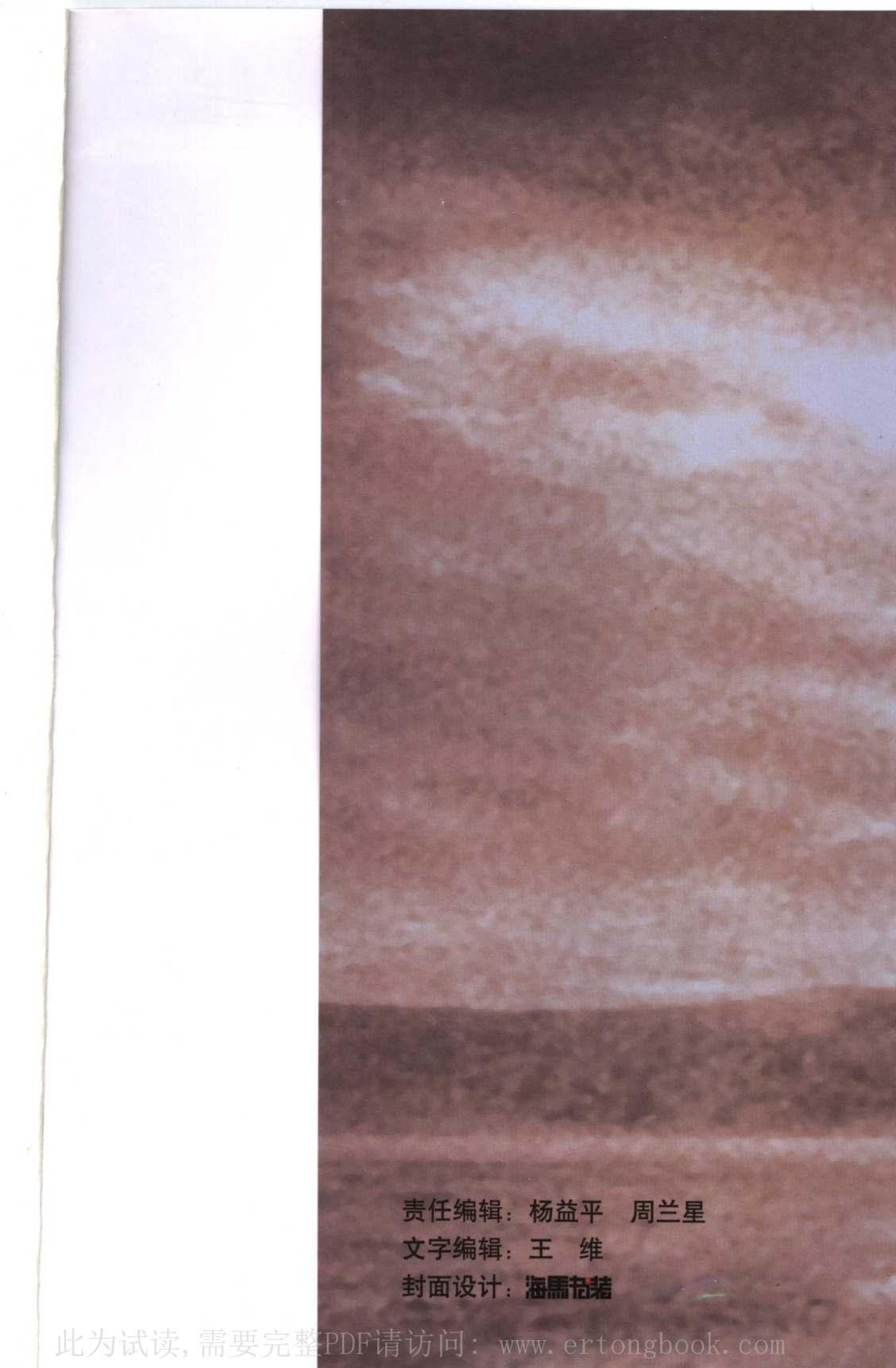
www.poreclub.com.cn



作者简介

马彦坤，女，笔名劬骊。祖籍山东，出生在辽宁。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任中学数学教师。取得中文本科学历后，进一家报社任副刊编辑、记者。曾发表诗歌百余首，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40余篇。1991年9月步入警坛以来，在《啄木鸟》、《东方剑》、《现代世界警察》、《人民公安》、《人民警察》等30多家报刊发表小说、纪实作品百万余字。文学纪实作品《血色星期五》，于2007年1月，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现为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宣传处二级警督，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，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会员。



责任编辑：杨益平 周兰星
文字编辑：王 维
封面设计：海潮社

目 录

不是为了爱情	1
一个大学教授的性格悲剧	93
骗子在流窜	149
女大学生之死	196
最后的渴望	233
淘金梦断塞浦路斯	245
一个死囚的三次爱情	271
噩梦不再醒来	289
褪色玫瑰下的毒刺	305
死在好朋友的刀下	319
滨城惊案	332
死于自杀	345

不是为了爱情

—

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九日，内蒙古包头市一家中档的旅馆里。

凌晨四点钟，天还没亮，一阵骤然响起的手机铃声，把刘静婷从睡梦中惊醒。她闭着眼睛，慵懒地摸起床头柜上的手机，有些不耐烦地嘟囔道：“谁呀？怎么这么早就打电话骚扰！”

“是我！刘静怡。”话筒中传来异常严厉、冷漠的声音。

“是姐姐呀！你怎么……这么早……你？”刘静婷被姐姐这种陌生、冷漠的声音给吓住了，她说话也语无伦次地结巴起来。

刘静怡听到妹妹怯怯的声音，心又软了，她的声音随之缓和了许多：“静婷，家里出事儿了。你赶紧回来吧！”

“啊！家里出事儿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刘静婷的睡意全消，一下子坐了起来。

“你还好意思问家里出了什么事了？天都塌下来了！刘静婷，这事儿是因你而起！黄晓非那混蛋……”刘静怡说到一半戛然而止，悲伤的声音里掺杂着愤怒和埋怨。

“姐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？黄晓非他……他怎么了？”刘静婷急切地问道。

“算了，别问了！你马上去火车站买票吧！回来就知道了！”刘静怡的声音又严厉冷漠起来，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刘静婷急忙起床，胡乱地洗了把脸，简单地擦了点儿护肤霜，用双手理了几下齐耳的短发，穿上外套，挎上皮包，小跑着下了楼梯。她虽然已人到中年，却显得很年轻，不知道她年龄的人，还以为她只有三十岁左右，若从后面看，还要再年轻十岁。她那笔挺、苗条的身材，和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少女没有什么区别。刘静婷溜儿小跑来到宾馆的大门口，一辆出租车行驶到她的身边停了

2 死于自杀

下来。

“小姐，要车吗？”出租司机礼貌地问道。

刘静婷矜持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出租司机在车里为她打开了车门。刘静婷钻进了出租车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板着脸没有表情地说：“火车站。”

出租司机看了刘静婷一眼，心里说，这个女人架子倒不小，有什么可牛×的。然后使劲一踩油门，出租车快速地向火车站的方向疾驰而去。

一路上，刘静婷的头脑中，不断地闪现出黄晓非那白中透红、文质彬彬的面容，还有他那并不高、瘦弱的身材。这个时候，刘静婷对这个她竭尽全力想摆脱的小男人，情不自禁地涌现出一丝牵挂和几许担忧。虽然他们之间没有那一纸法律证书，但是，两个人毕竟曾在一起生活了六七个头，刘静婷要想从记忆中把黄晓非完全抹去也是不可能的。

刘静婷不断猜测着黄晓非可能做出的种种不地道的事情：“黄晓非究竟做了什么？是不是找不到我，到家里闹去了？把家里的东西给砸了？或者他闯到家里和父母争吵起来，把父母打伤了？”紧接着，刘静婷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会的，家里有那么多，他那么弱不禁风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得手呢？”

出租司机正集中精力开车，只听清刘静婷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怎么会得手呢？”以为自己拉上了一位精神病患者，惊异地问：“小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刘静婷颇为尴尬地说：“噢！对不起，我没说什么！家里急着叫我赶回去，我担心家里可能出了什么大事儿。”

出租司机用怪异的眼光斜视了刘静婷一眼，又沉默不语了。

“黄晓非究竟做了什么呢？他能做什么呢？”刘静婷坐在出租车上，望着车窗外向后倒过去的昏暗的路灯和模糊的建筑物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大脑中不断闪现出家里可能发生各种事件的情景。

凌晨五点整，刘静婷迈着疲惫的脚步走进包头市火车站售票大厅，售票的时间还没到。她焦急地望着售票口拉下的窗帘，还得等一个多小时才到售票的时间。她离开了售票大厅，朝地下的过街通

道走去，准备到商店给父母买点包头的特产，她走了一圈儿，竟然没有一家商店开业。

刘静婷百无聊赖地逛了一圈儿，感到身心充满了无法解脱的疲惫，她又回到了火车站。这个时候，售票窗口刚好开始售票。由于“五一”长假，车票很紧张，当天早上八点三十分开往海拉尔（经过北京）的火车票早已售完，她只好买了一张当天 K264 次十七点五十五分，包头开往北京的火车票。

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七八个小时，刘静婷有充裕的时间处理完手头的事情。她先给生意合伙人打了个电话说：“家里来电话让我回去一趟，你有事随时打我的手机。”

刘静婷到商场里给父母各自买了一套夏装，又买了一些包头的土特产。从商场里出来，她大包小包的已经买了一大堆，累得满身是汗。

四月三十日早上八点十八分，K264 次列车到达北京站。刘静婷一下火车，就买了当天晚上八点四十分 2517 次北京开往威海的硬卧火车票。

“黄晓非这冤家一定是闯了大祸了！否则，姐姐不会突然把我叫回去，也不会对我那么冷漠。”刘静婷躺在火车的卧铺上，一丝睡意也没有，她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。

二〇〇四年五月一日下午一点三十分，北京开往威海的 2517 次列车缓缓地驶入了威海火车站。

刘静婷原本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症，又加上心中有事儿，在火车上的这两天两夜她一直没睡着。睡眠对于刘静婷来说十分重要，只要头天夜里睡不好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白天一整天，浑身都感觉不舒服。她头重脚轻、昏昏沉沉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出站口走去。

威海火车站是二〇〇〇年新建的，设施比较先进，规模却很小，和一些大城市的火车站相比较，来往的客流量自然也就相对少得多。一天有数的几趟列车，而且发车时间和到站时间都错开了，所以每次列车到站接送站的人也稀稀落落、冷冷清清的。

刘静婷在火车上已经给她的姐姐和弟弟发了信息，告诉他们她

4 死于自杀

到站的准确时间。她望着铁栏杆外面接亲友的人群，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，家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接她。

以前，刘静婷每次外出回来，家中都有两三个人前来接站，场面热情洋溢。这次却连个人影儿都看不到。刘静婷一边张望，一边往出站口外面走。

“最起码小强应该来接我的啊！看起来家里真的是出事儿了，没有人能顾得上我了！”刘静婷的心里又紧张恐慌起来，她的双腿酸酸的，有些迈不动脚步了。

“我为什么要遇到黄晓非呢？”刘静婷长叹了一口气，无力地向站前广场上的出租车招了一下手。

一辆天蓝色的桑塔纳出租车疾驰而来，司机打开了车门，刘静婷没有表情地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“小姐，请问你去哪里？”出租司机礼貌地问。

“张村别墅。”刘静婷木然、机械地回答。

二十分钟后，出租车在威海张村一片别墅群前停下。刘静婷下了车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自家的小楼走去。别墅前面仍旧是那熟悉的马路，马路两旁的银杏树和法国梧桐树已经吐出了新叶，四季长绿的冬青树也已泛出了新绿。花坛里的月季花正在竞相开放，五颜六色、娇艳欲滴、芬芳四溢。

刘静婷张望了一会儿，却找不到熟悉的自家小楼了。在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，她眼角的余光碰触到一座面目全非的小楼。刘静婷疑惑地走过去，惊异地自语道：“这难道就是我的家吗？怎么失火了呢？看起来，事态比我预想的要严重得多。”

这座曾经美丽壮观的小楼，如今它的外面涂抹了一块一块烟熏的黑色，铝合金门窗已经被烧黑，变得丑陋不堪了，可想而知，小楼里面的东西也都变成了灰烬。

“那么，这里面住的人呢？父母和母亲都到哪里去了？难道他们都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刘静婷顿感寒气四起，从头凉到了脚。噩梦的感觉越来越浓重，她感到两条腿发软、恶心、眩晕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忽忽悠悠地跌进了黑暗的无底深渊。

二

“静婷！静婷！你醒了！你终于醒过来了！”这是姐姐刘静怡的声音，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很缥缈也很模糊。刘静婷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，映入眼帘的是白色的床单、白色的墙壁、白色的窗帘。

“我怎么了，我为什么躺在这里？”刘静婷茫然四顾，疑惑地问道。

“这里是市立医院抢救室，你昏倒在楼下，是邻居们把你送到医院的。”刘静怡冷漠地说。

“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见家里好像是失火了，一着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家里失火是怎么回事？是黄晓非放的火吗？妈妈和爸爸呢？他们受伤了吗？”刘静婷抓住姐姐的手，急切地问。

“静婷，你必须面对现实！我不能不告诉你，妈妈和小强已经‘走’了。爸爸被消防队员从火海中救了出来，身体大面积烧伤，目前还没脱离危险，正在这个医院里抢救。黄晓非被公安局带走了，这一切都是他干的！”刘静怡说到这里，声音又严厉冷漠起来：“静婷，我不是马后炮吧？以前，我劝过你多少次了，黄晓非这小子不地道，让你尽早和他一刀两断，你就是不听，一直优柔寡断。这就叫做‘当断不断，必有后患。’这不，终于出事儿了……”

刘静婷这时候才发现姐姐的右臂上戴着黑纱，姐姐身后的哥哥和弟弟等人也都戴着黑纱，大家的脸上都笼罩上一层阴云，个个缄默不语。

她心里说，看起来，亲爱的妈妈和天真无邪、活泼可爱的小强，真的被黄晓非给杀害了！

巨大的悲痛深深地刺痛了刘静婷，她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许多：“妈！我的妈呀！是我害了您，我还没报答您的养育之恩，您就走了……我对不起您啊！我真是不孝啊！如今，您老人家不在人世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！”刘静婷又哭又叫，疯狂地拽掉了手背上的针头，拿起点滴瓶子就要摔。

众人制止了刘静婷的疯狂行为，刘静婷声嘶力竭地哭喊道：

6 死于自杀

“我要报仇！黄晓非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”

“静婷！你要镇静！悲剧已经发生了，你现在就是死了，妈和小强也不能复生了。还是得保重自己的身体，小水（刘静婷的儿子）和父亲还需要你照顾啊！”刘静婷的大哥刘振昊一脸严肃，一脸悲哀，语气低沉地劝慰道。

就在刘静婷寻死觅活的时候，小强的父母也进了病房，他们是昨天从老家农村赶来的。

“三哥、三嫂，你们没有了小强，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！我是罪人啊！真对不起你们啊！”刘静婷紧紧地抓住她表嫂的双手，放声大哭。

“静婷，谁也不希望这种悲剧发生，既然悲剧已经发生了，就面对现实吧！你也要保重自己……”小强的妈妈披头散发、眼圈儿乌黑、一脸病容，被一个年轻的女人搀扶着，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，黑中泛黄的脸上现出极度悲伤绝望的神情。

“舅舅他老人家知道这件事儿吗？小强可是他的命根子啊！”刘静婷的泪水又涌了出来。

“现在还没敢告诉他老人家，能瞒一天算一天吧！”小强的爸爸整个人都呆傻了，他那麻木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这致命的打击使他一下子就苍老了十多岁。

“我是罪人啊！是我害死了妈妈，是我害死了小强啊！”刘静婷捶床痛哭。

小强的全名叫霍小强，是刘静婷大舅霍兴家的孙子。霍兴家一直生活在农村，家境一直不算富裕，但他这辈子忠厚耿直，当了多年的村干部，在村中很有威信。改革开放后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霍老汉全家人的生活也芝麻开花节节高。他唯一感到不满意的就是他的三个儿子，第一胎生的都是女孩。霍老汉传宗接代的思想很严重，经常为这件事苦恼，整天琢磨这件事。他想来想去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。有一天，霍老汉把所有儿子和儿媳妇都叫来，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。

三个儿子坐在了炕里边，围在霍老爷子的身边，三个儿子媳妇坐在炕边上，端茶送水，等待老爷子发话。

霍兴家狠狠地抽了几口旱烟，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门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今天把你们哥几个叫来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商量。我都近七十岁的人了，到现在还没抱上孙子呢。我想让你们弟兄三个都给我要二胎指标，不知道你们的意见咋样？自古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们哥三个怎么也得给我生一个孙子啊！在我闭上眼睛之前要见到我的孙子！我怎么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霍家后继无人啊！”

“爹，我们听你的，再要一胎，一定要让您老人家抱上孙子。”霍家三兄弟都尊重老爷子的意见，当场就表示一定要二胎指标。

这个家庭会议后，霍老汉望眼欲穿，盼着这三个儿子媳妇每人给他生一个孙子。一年多过去了，老大和老二的媳妇二胎生的仍旧是个女孩，只有老三的媳妇二胎生的是个男孩儿。

这个男孩儿就是小强，小强是霍兴家唯一的孙子，也是为霍家传宗接代唯一的希望。霍兴家视小强为掌上明珠，希望他好好读书，将来能考上大学，为霍家光宗耀祖。遗憾的是小强根本就不是学习那块料，学习成绩一直在中下游之间徘徊，中考时连高中都没考上，就更不能指望他考上大学了。为此，霍兴家伤心了好多天。

两年前，霍兴家把小强送到威海，他对妹妹霍淑珍说：“淑珍啊，大哥可就这么一个孙子，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了。咳！我原指望小强能成器，谁知这孩子不争气，怎么努力学习成绩也赶不上去。如今在家里种地也挣不了几个钱，我也不舍得让他吃那个苦。我是想让他在这城里，跟着他的姑姑和叔叔学点儿经商的本事。我也不敢奢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能赚钱的商人，能光宗耀祖为霍家争气，只希望他将来能吃穿不愁，和农村那些种地的人比，生活得好一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霍淑珍动情地说：“大哥，你放心！就让小强在我这里吃住。有机会我就给他找点儿事做。他还小，慢慢就学会了。”

就这样，霍小强在刘家住了下来。霍淑珍看在自己同胞哥哥的面上，对小强就像是自己的亲孙子一样，百般疼爱 and 呵护。刘静婷对小强也很好，对待小强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有时，她给儿子小水买衣服、买鞋，也给小强带上一份。小强很会来事儿，对

8 死于自杀

刘静婷最亲，他总是跑前跑后的，一口一个“二姑姑”叫得甜甜的。

小强没有什么特长，又是个孩子，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后来，黄晓非在海产品市场租了摊位做小买卖，霍淑珍就把小强交给了他，让小强跟着他学着做生意。黄晓非为了讨好霍淑珍，就欣然同意。小强对黄晓非也很尊敬，一天到晚二姑夫长二姑夫短地向黄晓非“请示工作”。黄晓非喜欢小强叫他二姑夫，每次听到这个称呼，他的心里都甜滋滋的。

如今，小强被黄晓非给杀害了，小强的父母的悲痛欲绝，悔恨的心情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。他们后悔不该让小强离开农村到城里来，如果在家里种地，也许就不会遭此横祸了，可是现在说这样的话已经晚了。他们也没有埋怨刘静婷，因为毕竟是他们主动把小强送到这里来的，再说又不是刘静婷把小强给杀了。

三

第二天上午，刘静婷拖着病体参加了母亲霍淑珍和小强的遗体告别仪式。霍淑珍的面容被大火烧毁了容颜，已经丑陋不堪了，只好用一张黄布覆盖着，她的身体也被大火烧得缩小了许多。小强脸部枪伤的痕迹历历在目，没有了昔日的稚气、天真、无邪。

有人说，人如果悲哀到了极致，就没有眼泪了。在两位亲人的尸体拉去火化时，小强的母亲在儿子的遗体面前昏过去好几次，她已经不会哭了。刘静婷跪在母亲的灵前，呆呆的，竟然没有掉下一滴泪水。

小强的骨灰被他的父母捧回了农村老家，霍淑珍的骨灰葬在了威海公墓。

“为什么倒霉的事情都让我遇到了呢？我为什么要遇到黄晓非呢？”刘静婷经常一个人呆呆地望着远方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。

霍淑珍下葬的第二天，刘静婷终于恢复了哭的功能，每天以泪洗面，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悔恨和遗憾，几乎夜夜失眠。她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在这场悲剧中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。她不断地自问：“婚姻和恋爱都是自由的，我对黄晓非已经没

有爱情了，难道不应该和他分手吗？是我错了吗？”

一个星期后的清晨，刘静婷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，坐出租车来到了人迹寥寥的威海公墓。霍淑珍的墓前，新鲜的泥土上还没长出草来，一个星期前摆放的花圈还完好无缺地立在这里，几束白色的鲜花却已经枯萎了，无力地耷拉着脑袋。

刘静婷跪在母亲的墓前，一种无边的疼痛开始撕裂着她的心。她一连磕了三个头，双手掩面，泪如泉涌，向母亲忏悔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她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虚弱的身体半跪半坐在母亲的墓前，披散着头发，蜡黄的脸上流满了鼻涕和泪水，凄凄惨惨，令人目不忍睹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她的弟弟刘振宇轻轻站在了刘静婷的身边，把如一尊雕塑似的姐姐从地上拽了起来，温和地说：“二姐，家里的人正在到处找你，我猜你一定在这里祭奠妈妈……二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活着的人还是应该好好地活着。你也知道妈妈生前最疼你，你这样糟蹋自己，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的。二姐，爸还在医院里呢，咱们回去吧！”

这时候，暮色悄悄地降临了，不远处的海面被落日染得血红。公墓里花木掩映、青松苍翠、垂柳扶疏，被簇拥着的墓碑显得格外庄严肃穆。她虔诚地默念道：“妈妈，您老人家就在这绿色中安息吧！”

刘振宇搀扶着刘静婷在墓地的小径上默默地走着，两旁古柏参天，高雅肃穆。姐弟俩就要走到公墓门口时，刘振宇低沉的声音突然响在刘静婷的耳边：“二姐，家里又出事儿了。”

“啊！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”刘静婷一惊，打了个寒战，急切地问。她感到一股寒气刺得心脏猛跳，身体摇晃了一下，被刘振宇扶住了。

“今天上午十点钟，大姐被环翠公安分局刑警队的人带走了。”刘振宇的声音很沉重。

刘静婷站住不走了，憔悴不堪的脸上现出了愤怒和绝望，她喃喃自语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！一定是黄晓非在看守所里把大姐告发了！看起来，不幸的事情几乎是一件跟着一件地

10 死于自杀

来啊!”

刘振宇的脸上露出迷惑、困扰、惧怕、悲哀、沮丧的神色。他似笑非笑，呆呆地凝视着远方，语气中有埋怨也有愤怒：“二姐，咱们这个家算是毁在黄晓非这小子手里了!”

“都是我不好!如果不是我把黄晓非带到威海，家里怎么会遭此横祸!”刘静婷哭着跑回公墓，再一次跪在了母亲的墓前，不断地给母亲的墓碑磕头，她的前额磕破了，浸出了丝丝红色的血水。

“二姐，我们回家吧!爸爸在医院里等着我们回去照顾他呢。”刘振宇心中对刘静婷有怨气，但他也知道姐姐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他不能再给姐姐施加压力了。他再次把刘静婷从地上拽起来，搀扶着她向下面的马路上走去。

刘静婷渐渐地平静下来，由于极度愤怒，她的心已经僵住，不再愤怒了;由于极度痛苦，她已经感觉不出痛苦来了。

“小宇，你今天去看爸爸了吗?他老人家的伤势怎么样了?”刘静婷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问道。

“爸爸的伤势很严重，医生说是一级烧伤，需要做植皮手术，而且还要做很多次。”刘振宇皱着眉头说。

“做植皮手术得需要一大笔钱吧!”刘静婷幽幽地问。

“爸爸不同意做这个手术。他说家都被烧光了，哪还有钱做手术啊!”刘振宇一脸愁容。

刘静婷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振宇，一定要劝爸爸做这个手术!借钱也要做，钱不是人挣的吗?没有人要钱有什么用?”

“我也是这么和爸爸说的。”刘振宇整理了一下刘静婷身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衣服，搀扶着她的胳膊，向公墓外面走去。

姐弟俩走出公墓时，夜幕已经降临。美丽的海滨小城，已是华灯灿烂，夜景正浓。

当天夜里，刘静婷陪护在父亲的病床前，看着全身上下缠着绷带的老父亲，她心如刀绞。

刘玉臣躺在市立医院的病床上，已经奄奄一息。他微闭着眼睛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静婷!你不要太难过了。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你去睡一会吧!”

“爸，我不困。您老安心养伤，不要想得太多。”刘静婷安慰父亲说。

夜深了，刘静婷感觉很冷，不单是身上冷，她的心里也一片荒凉。她依在病房里的一把木椅上，守护在父亲的身边，望着不时发出痛苦呻吟的老父亲，她的心在滴血。她浮想联翩，又是一夜无眠。

四

四十年前，刘静婷出生在辽宁省鞍山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。她的祖籍是山东省平度市附近一个山村，爷爷是年轻时闯关东来到辽宁鞍山的。刘静婷的父亲刘玉臣、母亲霍淑珍是辽宁省鞍山市一个大型工厂的工人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，这个大型工厂迁到了甘肃省金昌市，刘玉臣和霍淑珍带着四个孩子便在甘肃省金昌市安家落户。

刘静婷上有哥哥刘振昊、姐姐刘静怡，下有一个弟弟刘振宇，她们兄妹四个出生在辽宁省鞍山市，却都是在金昌市读的小学、中学，长大成人参加工作的。

她是一个命运多蹇的女人。少女时代她是幸福的，但成年后，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感情打击，过着充满悲伤、痛苦和哀怨的生活。

命运有时也很捉弄人，几乎倒霉的事情都让刘静婷遇到了。第一次不幸婚姻使她一度陷入绝望的境地之中，曾几次自杀，至今她的左手腕上，还留着四道十分明显的疤痕。

遥想当年，霍淑珍是个作风正派、工作积极、朝气蓬勃、上进心很强的铁姑娘。进了工厂当了车工后，一直很敬业，工作起来风风火火任劳任怨，多次被工厂评为先进工作者、劳动模范。她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格，希望他们能努力工作，自强、自立。她常常教育子女说：“干工作是为国家干的，也是给自己干的，工作上取得成绩，为国家做了贡献，自己的脸上也有光，做人就仗义，归根到底还是为自己干的嘛！所以，你们要好好干，不要偷懒儿耍滑儿。”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十八岁的刘静婷接母亲霍淑珍的班，进工